



浦南医院儿科成周边多数儿童常见病首诊优先选择

“拖后腿”的儿科为何越做越大？

申城天气忽冷忽热，感冒发烧的孩子多了起来，医院的儿科又从“淡季”慢慢恢复到忙碌的状态。记者昨天从浦东新区浦南医院获悉，近期儿科门诊量持续走高，比淡季时翻了几倍。作为一所二级综合医院，浦南医院儿科即将走过七个头，现已成为周边大多数儿童常见病首诊的优先选择。

儿科关了又开

浦南医院距离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不过10分钟车程。理论上，有这样一所顶尖的三甲儿科专科医院在区域内“坐镇”，二级医院是怎么也想不到发展儿科的。浦南医院也不例外，儿科曾经历过“被迫关门”的坎坷之路。院长刘卫东说，当年“儿中心”刚搬来，门急诊量逐步上升；相比之下，浦南医院的儿科却越来越惨淡，医生也没了积极性。出于“错位竞争”的考虑，医院决定关掉儿科，医生被分流至内科等科室。

关掉儿科后的几年里，儿中心人满为患，大批家长因小孩看不上病心急如焚。刘卫东在一次院内会议上说，“挂不上号的家长抱着孩子来到我们医院，却发现这里早就没有儿科了，只能失望地走了。考虑再三，我觉得还是应该恢复儿科，缓一缓周边孩子的看病难题。”当时，台下一片质疑声，但儿科还是在2009年儿童节当天重新开张了。

再亏也要发展

起初，家长对二级医院的水平持怀疑态度，还是首选大医院跑，院方也想好了对策和发展方向。浦南医院儿科开设后，门诊、病房、儿科保健等相关科室由儿童医学中心全权管理，同时，他们派出资深专家担任浦南医院儿科学科带头人。医院还划出一个病区，改造儿童病房，并挂牌成为儿中心浦南分部，方便随时转诊。

刘卫东算过一笔账，发展儿科吃力不讨好，年年亏损，收入不足其他同规模科室的四分之一，拖了医院的后腿。“但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儿科。”刘卫东认为，二级公立医院更应当多承担社会责任，他鼓励医生去儿科发展，拍板决定以内科平均奖作为儿科职工的基本收入，保障儿科医生的生计。

浦南医院南院建成后，宽敞的儿科门诊部别出心裁地增加了哺乳室、尿布台、爬行垫等母婴用品；东院一间朝北的病房长期没有孩子肯住，索性改造成游戏活动室，供孩子玩耍。

推动分级诊疗

家住南码头路的男童乐乐经常呼吸道感染，有支气管哮喘史。以前去大医院做雾化，算上路往返，往往耗费大半天；现在，他到浦南医院做雾化，不再大排长队，时间节省了不少。因水平稳定、环境舒适，浦南医院儿科的门急诊、出院人数逐年递增。以近三年为例，2013年出院621人次，2014年上升到706人次，2015年为796人次。现在，周边居民带孩子“扎堆”大医院看病的情况比以前少了，一般小毛小病，首诊就在家门口。

如今，浦南医院儿科在岗人员21人，一个连年亏损的科室不声不响做大了。这里的医生有机会到儿中心进修学习，合作科研课题；儿中心的专家每周来教学、查房，讨论疑难病例。不久前，浦南医院还加入了浦东儿科医联体，努力提升医学整体水平，让患儿既“转得上去”，也“接得下来”。

本报记者 左妍

第十九届

“海上画坛、情系徐汇”画展暨笔会

主办单位：上海云洲古玩城、海上画家艺术网

展览时间：2016年5月20日—5月22日

展览地点：云洲古玩城会展中心（大木桥路88号8楼）

本次活动由著名策展人施平策划，汇集沪上40名书画名家作品。“天际画廊”（南丹东路99弄9号）全程支持。

参与画展或笔会的画家有：

韩敏 林曦明 王克文 韩伍 韩硕 苏春生 丁中阳 戴小京 车鹏飞 梁洪涛 吴越 刘小晴 陆亨程 周根宝 金义安 刘汇茗 宗炳春 张玉迎 张洛平 夏天 李朝政 张庆德 许艺城 朱忠明 靳雪丹 何承锡 何承爵 陈岳明 马金龙 竹军 沈鸿祥 郑明正 高剑 杨康健 龙纯立 周培正 马明玉 刘新愚 苏正荣

（笔会期间每天安排两次书画抽奖，终极大奖由著名画家许艺城提供。）

电话：021-64031117 中英文网址：www.shygzg.com

第十届上海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将于2017年4月21日至4月24日

9:00-16:30在上海东亚展览馆（零陵路800号）隆重举行，欢迎光临。

泛黄老照片牵出植树往事

当年组织者苦心寻找盼望“旧照新拍”



新闻追踪

上周，本报刊发了“寻找30年前的共青团植树人”系列报道后，不少人都发来了当年植树的珍贵照片。其中，一张老照片格外令人瞩目，不仅因为记录着闸北区上世纪80年代“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的风采，更因为背后蕴藏着当年组织者的苦心寻找。“看到报道后，我心潮澎湃，一直在寻找照片上的人。”照片主人、当时的共青团闸北区委副书记酆彩霞说。

优秀代表首日前往

这张泛黄的老照片上，10位男女

青年意气风发，在公园门前留下青春倩影。背后还附说明：“一九八二年三月一日共青团森林公园开工典礼，闸北区首批营造者留影。”

酆彩霞说，当年区里组织了几百名青年，照片上是第一天的参与者，都是闸北区当年被评为“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的各条战线优秀代表。植树间隙，酆彩霞赶紧拉了这些人，一起合影留念。

记者了解到，这10位优秀代表分别为：闸北区中心医院王志、闸北区烟糖公司团委金祖蓉、闸北区团委酆彩霞、闸北区团委办公室朱伟影、闸北区第一中心小学陈宝霖、闸北汽车配件厂金荣敏、闸北区科技协会周国梁、闸北

六中郝力诚、海宁街道团委张鹏飞、上海市团委少年部张成明。

看到报道辗转寻人

岁月荏苒，30年前的小伙伴已四散天涯。看到本报报道后，酆彩霞激动地翻出老照片，开始一位位寻找。

通过几天的努力，她已找到了王志、周国梁、陈宝霖、郝力诚等几位失散多年的“小伙伴”，大家兴奋不已。“有几个已经加入‘共青植树人’群了，有些不太会玩微信，也很激动，说要叫孩子给他装软件，教会后马上入群。”

期盼回园旧照新拍

然而，寻人总有遗憾的消息。照片中的朱伟影，不幸于年初过世。另一位金祖蓉，通过单位遍寻不着，大家推测可能已出国。金荣敏的单位不存在了，也没有找到。

酆彩霞说，很感谢晚报的平台和报道，让她萌生了重新寻找昔日小伙伴的冲动。若能找到，她想在公园门前再拍一张三十年后的合影。

（如果您是当年一起植树的“小伙伴”，请扫二维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信，并回复“植树人+联系电话”。如果您留有当年青葱岁月火热现场的照片，也请将照片发给我们微信后台，并留下联系电话。亦可拨打共青团森林公园65328547寻访热线，讲述当年的故事。）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勇敢走出黑暗 继续“光明”人生

——后天致盲中途视障人群的故事

每个周一上午，古美地区一家舞蹈房里就会飘出悠扬的华尔兹——这是畅炯“碰擦擦”视障舞蹈沙龙练舞的固定日子。参加这个舞蹈沙龙的都是中途视障人士，其中有些人甚至完全没有光感。今天是全国助残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特殊的残疾人群体——中途视障者。

光明到黑暗，一夜之间

30岁的时候，何永玉在北京一家票务公司做快递员，那段时间，晚上骑自行车出门老是撞到别人。“医生说，不是近视，是视网膜色素变性。”何永玉说。

“遗传疾病”“视力逐步减退直至失明”“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何永玉在网上查资料，越查越绝望。不敢把实情告诉家人，痛苦的他只能给最好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边哭边说。

直到2005年回到上海与分隔多年的家人团聚时，何永玉仍保守着“秘密”。第二年，家人发现，吃饭时他总是夹不到菜，筷子戳来戳去就是戳不到碗里。

至今，46岁的何永玉从不在父母面前用盲杖。因为每每被母亲看到，老人家都会流泪：“我怎么连个健康的身体都没能给你呢？”

从光明到黑暗，也许是十几年，也

许是几个月，也许就是一夜之间。

王玉妹最怕感冒。因为每感冒一次，视力就会更差一些。在和视网膜色素变性对抗的19年里，她一直很小心。可是，命运偏偏不肯放过她。去年7月，她被查出罹患乳腺癌。

经历了化疗、开刀手术、再化疗、再放疗的艰难过程，王玉妹没有掉一滴眼泪。今年1月10日，所有治疗结束前3天，早晨，躺在病床上的王玉妹睁开双眼，只有一片漆黑。“我知道会有这一天，只是没想到这么快。”那一刻，她哭了，“感觉整个人都没了力气，太累了。”

心情抑郁，不愿意与人交流，几乎是所有中途失明者共有的情绪病。王玉妹失明前，最疼爱的莫过于16个月大的孙子。失明之后，孙子要来看奶奶，却被拒绝了。“我都看不到他的小脸蛋了，要他来干嘛？”

走出家门后，感受美好

要让中途视障人群走出家门，就得让他们感受到活着的美好。

失明一个月后，王玉妹听说自己过去经常参加的社区盲人唱歌队有演出任务，她动心了。“可我这样子怎么出门呢？”没想到，在歌唱队同伴和地铁志愿者

的接驳下，她安全顺利到达了演出地点。

在畅炯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何永玉经常协助全盲人士一起出行参加活动，从受助者转变为视障志愿者。即便只是打电话、到地铁站接送这些小事，也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活着的感觉，不再封闭自己。

来参加畅炯“碰擦擦”视障舞蹈沙龙的视障人士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因为这是几经辗转才争取到的免费的练习场所，即便路上要花去一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他们都风雨无阻。

视障人士学跳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跳舞时，舞伴之间常出现位置上的偏离，不是太近要撞上，就是太远搭不到彼此。这一切只有通过反复练习来克服。

距离乳腺癌手术已经6个月，每个周一都是王玉妹最忙的一天——练习完华尔兹，她还要去戏曲班吊嗓子。这一次，她又碰上了一个难题：右臂无法抬高，没法完成一个与舞伴配合转圈的动作。如果换成左手，可能会影响整齐。为此，所有人停下来一起商量解决办法。王玉妹说，大家能走出来一起练舞，很开心。等练好了，期待能有展示的平台，让他们更有成就感。

新民网记者 徐铁汝 李若楠